

在这个学沪语最正宗的地方,老师给出了学习建议: 多讲上海话,哪怕“洋泾浜”

上海人居然还要带小囡参加培训班学习纯正上海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双休日,在上海沪剧院举办的沪语训练营中,记者就发现了这一神奇的现象。 青年报记者 郭颖

语境真的很重要

“到菜场里买小菜,茄子哪能讲?应该讲‘落苏’。”在上海沪剧院2号楼1楼的试听课堂上,年轻的沪剧院老师正在给孩子和家长们上课,大屏幕上展示着各种生活场景,营造了一种语境,将孩子们带入生活中,从学习日常用语开始。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试听沪语培训课程,立刻就对传统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小时的课听下来,收获满满。这是电视剧《繁花》带来的沪语热?是,也并不完全是。事实上,沪剧院这个沪语训练营已经开办了10年,可以说是学习上海方言最正宗的地方。

“唧唧唧,唧唧唧,骑马到松江,松江老虎叫,别转头朝北跑,一跑跑到卖花桥,卖花桥上有只鸟,飞到余山上……”2楼和3楼的每个排练厅都成了“教室”,每个“班级”都有十多个小朋友,大家排排坐,跟着沪语老



小朋友在沪语训练营学习。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师念童谣。

小朱和其他家长一样,在教室外耐心地等着孩子,她不时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向教室里张望,悄悄看着女儿悠悠的表现。

小朱和她的爱人都是上海人,去年暑假开始,她就把还在读幼儿园小班的女儿送到了沪语训练营,每星期两小时,风雨无阻。“小朋友平时在幼儿园,都是讲普通话,回到家里,我们会被她带过去,渐渐地,她就不会说上海话了。”这是小朱带女儿来学上海话的原因,经过一年的学习,女儿现在上海话大有进步,在家里是普通话和上海话交

替讲,终于不再是一个不会讲上海话的小囡。

90后妈妈小宋来自崇明,她坦言,送女儿樱桃来训练营学讲上海话是因为自己的上海话也不标准,平时在单位里也是以讲普通话为主。“以前在家里,因为我和孩子爸爸上海话都说得不标准,就避免跟孩子用上海话交流,现在听从老师的建议,我们都尽量跟她讲上海话,给她创造语言环境。”小宋说道。

开口才是硬道理

上海沪剧院《沪语训练营》艺术总监徐蓉是国家一级演员,

因为一件小事,让她决心投身沪语教学。

有一次,徐蓉去幼儿园推广沪剧,问小朋友“苹果”的上海话怎么说?当听到有小朋友回答“Apple”时,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学习语言最好的时间是幼儿园和小学时期,但是孩子们学习沪语,已经渐渐失去了方言口耳相传的环境。”于是,从前几年开始,徐蓉就开始用大量时间编写一些沪语教学内容,尝试在各个领域进行沪语教学培训。

徐蓉发现,沪语教本最难的地方是要有标准参照音频。“我

也想过用沪语专家所编的音标来教学,但是方言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有其独特的语调和韵味,最好的方法是示范性标准音频学习,而这恰恰是上海沪剧院的优势——我们具有非常标准的上海话语音。”

于是,徐蓉便利用这一优势在每课里都录制了原汁原味的标准音频,便于听和练习,一本沪语教本可以全家一起学习。徐蓉目前编写的沪语教本内容涉及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

记者留意到,沪语训练营的老师大多都很年轻,有90后,甚至还有00后。他们并非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沪剧院演员团国家二级演员朱君尧就是杭州人,他是进入上戏附属戏曲学校沪剧班后,才开始学讲上海话的。

“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学的,小朋友是一张白纸,学习语言很快。”小朱告诉记者,他们跟小朋友第一次交流时,就会讲上海话,看看小朋友是否能听懂,结果发现,大部分小朋友能听懂,只是不会讲,“即便是新上海人,也能听懂上海话,因为他们出生在上海,从小耳濡目染,学语言最重要的是语言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小朋友,现在成年人也有学讲上海话的需求,朱君尧就曾经接受机构的委托,为他们的员工传授上海话。成年人学习上海话最大的困难就是把口音改过来,这比小朋友学沪语难多了。至于方法,朱君尧的意见是多讲,哪怕是“洋泾浜”也要多讲。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明明一口“洋泾浜” 偏偏讲到老人“心里厢”

青年报记者 蔡娴

本报讯 一口“洋泾浜”上海话,是很多老年当事人对白云的第一印象,而这位来自辽宁锦州的青年法官让他们更为印象深刻的是,处理涉老案件时的耐心、细心和暖心。她曾是静安区法院涉老审判团队里最年轻的法官,当青年法官办理涉老案件时,有种“天然的隔阂”在无形中为白云增加了许多难度。为了拉近与老年当事人的距离,她用心寻找突破口,从语言亲近老人,用沟通了解老人,让专业帮助老人,也换来了当事人对她竖起的大拇指:“依结棍额!”

打破语言关 打开心灵关

从2012年7月参加法院工作,白云现在已经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不过,在她还是个“小白”法官时,碰到的第一道难关居然是“语言关。”

白云曾因为听不懂上海话而被当事人嘀咕,如今她却已经可以在普通话和上海话间自如切换。

白云始终记得那一天,她正

在立案窗口为当事人提供服务。“需不需要身份证原件?”一名老年当事人用上海话询问,但白云表示听不懂,希望对方能用普通话再讲一遍。对方的一句“怎么连话都听不懂”成了白云的一桩心事,那时的她天天失眠,总想着怎样和老年当事人把话说明白,把案子办明白。因此,白云决心要学好上海话,而她最先学会的上海话就是“身份证原件”。白云告诉记者,从此之后,慢慢地她也学会了越来越多的法律术语如何用上海话表达。

那段时间,白云白天忙工作,晚上有空闲时间也会收看《阿庆讲故事》《老娘舅》这类沪语节目,一边看一边还会在笔记本上写下日常需要用到在工作语言,像背英语单词一样,用拼音标注上海话的发音。这还不算,平时逮着机会就和同事练上海话。同事们都夸白云很有语言天赋,上海话讲得越来越好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相信只有从语言上理解他们,才能从心理上贴近他们。”白云记得,她在为一个家庭调解赡养费纠纷的过程中,因为冒出一句

“洋泾浜”沪语,突然就把老年当事人给逗笑了,也化解了双方紧张的气氛。事后,当事人向白云表示感谢,“谢谢你为了上海的老人学会了上海话,帮我们解决了矛盾,解开了心结”。白云说:“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用群众能够听得懂且听得进去的语言,解决好群众的问题,真正造福群众。”

既要置身事内 又要置身事外

“在审理家事案件时,既要置身事内,又要置身事外。”白云带头审理了多起疑难复杂的家事案件,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例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相冲突的变更监护案。

年过八旬的孙老伯自幼肢体残疾,老了之后只有一位不太亲近的养女共同居住。孙老伯名下房屋动迁后,养女欺骗老人做了一次行为能力鉴定,并瞒着老人起诉至法院,让自己成了孙老伯的监护人,想要领走300多万元的补偿款。房屋拆迁后,孙老伯不再与养女共同生活,而是由侄女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与侄女签订了意向监护协议,指定他的侄女作为自己失智后的监护人。当得知养女的行为后,孙



青年法官白云走进社区普法。

受访者供图

老伯由侄女起诉至静安区法院,要求把监护人变更为侄女。

一方面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养女,另一方面是孙老伯自己指定的监护人侄女,当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发生冲突时,弄清老人的真实意图,成了本案的关键。白云多次登门询问老人情况并走访当地居委会和老人的邻居等,还特意挑了孙老伯一人在家时“突击”登门拜访。当白云询问孙老伯是否记得她时,老人点头说:“记得,你是来保护我的法官。”白云与孙老伯进行了

仔细交谈,老人神志清楚,表达清晰:“我相信我侄女。”白云也亲眼看到,在侄女贴心的安排下老人的生活温馨舒适。

孙老伯无法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办案的过程中,白云坚持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以保护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了审理。最终,综合各方因素,白云依法判决老人的监护权归其侄女。该案还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二批典型案例。